



老

家

李 晓

老家,在中国人的节气里,故土情结蒸腾扩散,是最容易被追问的一个话题,被引颈眺望的一个地方。

到底哪里是老家?是生命里第一声啼哭传来的地方,或是寄托我们情感归宿的源头。大地之上,曾经拖家带口的祖先,从一个驿站飘摇到另一个驿站,最后把一个家安顿下来,那里便会成为我们的故土老家。

寄予我们思念的地方,是老家。总觉得在城市里出生的人,对老家这个概念模糊而遥远。譬如我的儿子,我问他:老家在哪儿?儿子说出一条街巷的名字,那是他生命摇篮的某一栋楼房。儿子的回答让我失落不已。

八十三岁的老父亲问我,你知道老家在哪儿么?我在阳台上指了指能看见的群山轮廓,它耸立的脊背在天空下呈奔跑的姿势,有着祖祖辈辈生命的绵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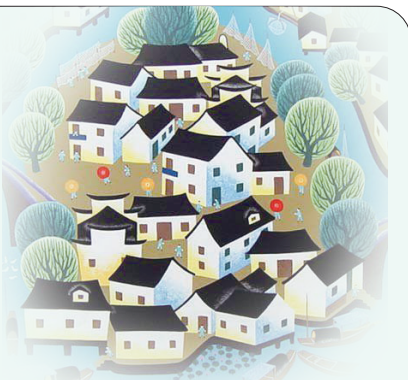
其实我出生的那片乡土,就在距离我所住城市的八千米之外,从我而今居家的窗前,如果不是雾天,可以隐约窥见我故土的山梁。故土于我,就是随时贴在窗前的一枚邮票。

我的故土,实在是离我太近了,

太近了的东西,实在是缺乏深沉的想念。家住东北辽河边的诗人老柏,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些年腊月里常坐火车回去过年。父母早不在人世了,但故土的山山岭岭还在一声声喊着他的乳名回家,辽河边起伏如浪的芦苇丛中,还有童年的记忆在等他拾起。老柏的诗里有一句,他说在而今距离遥遥故土的城市,深夜里辽河边伸出一个万里之外的鱼钩,他鱼一样咬钩了。

每次去父亲那里,腿脚不方便行走的他,心心念念的一句话就是,啥时候陪他回老家看看。老家在父亲心里,是一棵不断生长的老树。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故土,成为村子里第一名专科生到县城工作,却一直在故土老家里来来回回。我母亲还是一个地道农民,父亲四个兜的中山装里插着写文件的笔,老家的责任田地里也有锄头镰刀在那里等着他。父亲退休后,母亲进城,故土老家成为父亲紧紧攥在手里的一张情感老“存折”,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攒着对老家乡土上的沉沉感情。比如念叨着乡土人事,某老汉生日了不忘随一份礼,某大爷亡故了送上一个花圈,某大娘家孙子娶亲,还要亲自去吃上



一顿喜酒。和老家乡亲们握手感叹“见一面少一面了”。某年老家干旱了,还慌慌张张张联系一个在气象局工作的后辈,让他们通过人工降雨方法把雨打下来,甚是傻气天真。最深刻的记忆是机场建设那年,老家的土地被征,父亲望着那棵皂荚树被连根拔起,巨大根须如牙齿的呼喊,我看见父亲的双腿直颤,他用力扶在一棵树上,身子已经站不稳了。

这些年,我怀着小悲悯与渐大的包容之心,对故土老家的记忆与宝藏,让那一片弹丸之地持久地发酵,酒一样醇香。我的朋友郑哥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故土老家储藏呢,老家是心上的一口井,源源不断地赐予我们的心田,长出一片小小的绿洲,托起了一生的命运。

这么说,我是一个有老家的人了,我身体里的信号,能够感受到老家对我源源不断的情感发射。

神滩晚读

一畦青葱鲜

王国梁

春天的菜园里,如果有一畦青青的小葱,就奠定了春天菜肴的鲜美基调。那一畦小葱,是菜园里不可忽略的一笔。

微风送暖,小葱长得水灵灵的。青葱,挺拔,鲜嫩,一畦小葱就像一幅春天的水彩画,把最新鲜的绿色用得恰到好处。那种绿,是名副其实的葱绿,清清凉凉,浓淡相宜,减一分则显单薄,多一分则显沧桑。

杜甫诗中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新鲜的韭菜要趁着夜雨时分剪下来才别有滋味。而小葱则更适合在春阳正好、微风不燥的时候剪下来,应该是连根拔下来。把年华恰好的小葱连根拔下来,既能保持葱叶的鲜嫩,也能留住完整的葱白。小葱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味道不足,太大了鲜味流失,大概半尺来长就行了。

把新鲜的葱叶揪下来,小葱的鲜味立即弥漫开来。忍不住放到嘴巴里轻轻咀嚼,感觉整个春天的味道都出来了。小葱香而鲜,稍带点辛辣,就像有点小脾气的人一样,更富有个性魅力。那是春天的小葱特有的味道。

有一道菜,想必我

们都吃过,小葱拌豆腐。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歇后语叫: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道菜首先胜在颜色的搭配上,白嫩的豆腐上点缀绿莹莹的香葱,多么像一幅素淡雅致的画啊。这道菜尤其要注意的是,调料一定要放得刚刚好。调料很简单,只需放盐和香油即可。盐不能放多了,否则豆腐的豆香和小葱的葱香就被掩盖了。香油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点到即可。小葱拌豆腐,简单质朴,原汁原味,清香四溢,鲜美爽口。

还有一样美食,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葱油饼。做葱油饼要先把面和得软硬适中,再把小葱切成细细的葱花。然后把面擀成面片,上面均匀地撒上盐、花椒粉、葱花,之后把面皮揉成圆饼状,放到油锅里煎。葱油饼葱香四溢,特别好吃。梁实秋《雅舍谈吃》中说:“葱油饼太好吃,不需菜。”是的,热热地吃上一个刚出锅的葱油饼,香软可口,会让你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烟火人间,原本就是如此朴素平实。拥有春天里的一畦香葱,就会让你觉得生活没有辜负你。

春风送暖意,一畦青葱鲜。青葱落到人间烟火中,把家家的日子点缀得活色生香!



层林尽染

杨民贵 摄

郭华悦

早些年,饭菜无热不食。确切地说,这个习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那会儿,总觉得饭与菜,都得热乎乎的,才能下口。豆腐炖肉,白花花的豆腐,香喷喷的肉,在热气氤氲中,更令人食指大动;鱼与菜,也是如此。

人在年轻时,对于热,总是下意识地迷恋。热腾腾的气息,顺喉而下,这才过瘾。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热烈,在酒桌与饭局中。离开了这些,似乎人生与饭菜一般,都显得寡淡无味,难以入口。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冷食?

食热品冷

源于一次懒于做饭的经历。那会儿,还没有微波炉,加热不方便。累了一天,又不想与饭菜多做纠缠,就是拿出中午的凉面,搬了凉菜,加点点条。本来是抱着凑合的心思,哪料一尝之下,顿觉惊艳。

那种味蕾上的惊艳,和热气腾腾扑面而来的浓烈不同,而是带着一种波澜不惊处的柳暗花明。本以为味道也就如此了,可却是越嚼着,越是嚼出了冷

种不含杂质的纯粹的美食味道。

我这才知道,吃了很多年的食物,其实也并不见得就真的知晓其味。

人与饭菜,莫不如此。热气扑腾中,可以掩盖很多真相,如人心的虚冷,饭菜的本味。我们被热的浓烈障了眼,以至于难以察觉到其后的真面目。一盘菜,最纯粹的味,不是在热的时候;而是稍微凉了,再品尝,此时没有了热的干扰,菜肴的本味才能真实地呈现在味蕾上。而人,

何尝不是如此?

也正因如此,年少时,喜欢热的菜,热的人,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味道;唯有等到人生的轻舟,浮浮沉沉,才能领略到冷与凉的面前,才是真面目与真味道。一盘菜,凉的时候还能好吃,说明那是真功夫,真材料;一个人,在你凉下来的时候,还能不离不弃,那也才是真心相对的人。

饭菜与人心,原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道理,往往要在人有了阅历后,才能领略。在冷菜里,品菜之本味;在凉薄中,领略人心冷暖,这也是另一种品味之美。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声明

▲ 经开区高崇山镇短陂桥村1组张德清(已故)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郊集建(1989)字第02-080101号,用地面积:90.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57.3平方米,声明作废。

洞口代办处

▲ 湖南百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洞口分公司遗失在湖南洞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的银行转账支票壹份,账号:82011800000510892,转账支票号码:4020432505991002,特声明作废。